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與大學生對話

(只有中文)

2010年3月2日(星期二)

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(三月二日)與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百多名學生對話的發言重點撮要：

政府的角色

二00八年末至二00九年，香港面對金融風暴最艱難的時候，政府的角色是甚麼？二00八年約九月十月雷曼事件爆發後，全球都面對信貸緊縮，十二月時失去很多訂單，一月出口下跌很多，全球的貿易大部分下跌約兩三成，而全球的銀行不肯借錢，當時我真是看到一個「未知數」，這個金融危機會不會衍生成一個像大蕭條 (Great Depression) 的情況？當時全世界都害怕會發生這個情況，當日我們認為政府的角色是要穩定金融市場。當然美國和英國政府用很多彈藥去救銀行，不讓他們倒下，因為如果他們倒下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。香港銀行是沒問題的，但我們仍然面對一個問題，全球的信貸緊縮會影響他們的集資、投放資金的能力，我們的廠家指我們的銀行好像收緊銀根了，問題便會發生。一方面銀行收緊了，另一方面個別訂單很急要取貨，我們怎麼辦呢？所以作為一個政府，我們當時認為在危機時應該穩定金融市場的信心。第一，是存款保證，第二，是我們思量良久並與銀行探討很久後，決定為中小企提供一個特別的貸款計劃。初時計劃是政府承擔七成的貸款保障，後來提高至八成，而金額大約六百多七百萬。其後，我到世界各地與不同的財務部長談及此事時，大家都認為香港在這方面做得很好，這亦與香港以往的做法有些不同。

我們以往未曾用過這麼大的力度保證中小企，而且銀碼很小，以往只達到七、八百萬元。事後，我們從數字上看到，這措施可以替香港保住二十多萬份工作，令很多公司避免倒閉。為甚麼失業率沒有升至預期那麼高？很多人是預期我們的失業率，會升至百分之六以上的。為甚麼失業率沒有升至那麼高？我想當時有很多措施起了保障作用。

在金融方面，政府的角色是確保市場有效運作。當然，有危機的時候，政府可以介入解決危機。當時政府亦提供不少的短期的就業機會，不希望香港出現大型失業潮。

話說回來，今日我們的危機比當時小得多，我們面對的不明朗因素是其他國家經濟復蘇的步伐是否能夠維持。就美國而言，現時政府托市，撥了很多資金到銀行體系，當消費不再回升時，可以托多久是大家的憂慮點。當然，我們希望情況會比我們推斷的好。其實我們很樂觀的，對今年經濟增長的預測，有百分之四至五，不是一個悲觀的預測。我們覺得現在要審慎樂觀。審慎方面，我們的取態是復蘇會繼續，但不可以完全不留意情況。而且，在財政預算案方面，所謂派糖，我們是希望有多些資金在市場運用。

另一方面，為甚麼財政預算案和去年十月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都提到樓價呢？樓價是雙方的演繹，一方面小市民並不喜歡樓價升高，所以我們希望樓市能保持穩定的發展，市民可以較容易計劃置業。但另一方面，如果樓市形成泡沫，會是一個危機。當經濟復蘇未完全回復明朗穩定時，加上現時樓價可能有潛在的危機，而這危機可能是由於短期性的低息環境形成，所以我們要小心，如果因低息環境而形成一個潛在的泡沫，甚至形成一個泡沫時，當息率改變時，泡沫可能爆破。如果經濟未完全復蘇，再加上這樣的一個創傷，情況會非常差。所以，從經濟政策而言，我們希望在泡沫未形成前，作出示警。我們除了從市民負擔樓價的能力方面考慮，從穩定復蘇的角度看，亦應正視這風險。所以政府看經濟方面，是要怎樣衡量今年可能存在的風險，我們要在這方面下功夫。

青年人對前景的關注

有關青年人的前景問題，有人認為香港近來社會發展欠缺社會階層流動性 (social mobility)，但我最近看到一份由香港大學進行的長期追蹤研究，由從前受訪者所隸屬的收入類別，研究他們怎樣向上升，而二 00 年代數據顯示，香港社會存在相當大的社會階層流動性。

預算案之後，我和雷鼎鳴教授會面。雷教授透露自己所做的同類調查亦發現有相似的結果。

所以第一點，從數據上來看，因為經濟增長令到市民機會增多及人均收入上升，而對於教育水平較高的一群，機會明顯增多。

經濟情況好的時候，例如由二 00 四至二 00 八年的時候，香港的低收入人口數字大大減少，而專業人士收入應該有所增加。但當二 00 八年之後，經濟開始變差，人均收入便有影響。所以我並不能個別告訴每一個人應該怎樣做，但整體來說，經濟增長會帶來機遇。大家不要覺得香港社會沒有了階層流動性，因為數字上清楚顯示是有的。

第二點，從政府角度來看，我們希望有多些樓宇供應或靠市場的力量令供應增多。但大家亦都明白，作為消費者，何時置業和租樓是個人決定，而政府的政策是希望樓市有一個穩定的發展。

完